

九旬高龄许倬云出版学术著作集： 呈现并追寻中华文明的特质

《许倬云学术著作集》(六册)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这套著作集,选取了许先生本人认可的最能代表其学术生命的六种著作,经过细致的编辑工作和许先生本人亲自审定,堪称“定本”“善本”。以学术的眼光观之,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中国的早期历史,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。

六卷本集成其学术代表作

“甲子问学终不悔,六卷菁华藏名山。”六卷本《许倬云学术著作集》(以下简称《学术集》)集成了许倬云先生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《西周史》《形塑中国》《汉代农业》《水击三千》《熔铸华夏》《我者与他者》。

据出版方介绍,已是95岁高龄的许倬云先生,晚年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了撰写面向大众的历史文化读物上,在国内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中有着广泛而持续的影响。

但“出圈”了的许先生,不仅是大众史学家,其长达60多年的学术生涯,也以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深刻洞察闻名。历史学界公认,许倬云是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,其早期的几部学术代表作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,他所确立的计量社会学的方法,更是启迪了无数后学。

许倬云说过,若将这六卷本合起来看,其整体关怀的是中国的“天人感应”及生活上的心灵与环境之互动;是将中国设法安置于广宇长宙的多向空间,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互相

感应。同时,许倬云也提醒国人,时时不要忘记单一的“人”与“人间”,以及集体的“群”与“群间”,都是互动、互相依靠的,同时更需要在天地之间对自己有所安顿。

亲自审定1500页书稿

许倬云对这套《学术集》特别重视,不但亲自确定选目,还将其中的六部著作分成两组:《西周史——中国古代理念的开始》《形塑中国——春秋、战国间的文化聚合》《汉代农业——天下帝国经济与政治体系的生成》侧重于时间轴线上的探究;《水击三千——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整合》《熔铸华夏——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》《我者与他者——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》侧重于平面上发展的“互联性”。

每一卷的篇章和目录也由他亲自审定。《形塑中国》以许倬云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为底本,是一个精心翻译的全新译本。《水击三千》《熔铸华夏》的内容,与此前出版的版本相比,经过了较大幅度的调整。

据悉,长达1500页的书稿,许倬云在其助手的辅助下逐篇审阅,还与三联书店编辑讨论了很多具体问题,体现了前辈学人的严谨、细致。

勉励年轻朋友拓展视野

考古学家许宏认识许倬云已有十多年,作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他曾陪伴许先生参观考古遗址。许宏



表示,能够亲自到考古现场吸收考古成果的历史学家并不多见,何况许先生当时已经是七八十岁高龄。

历史学家李开元表示,自己的研究成果《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》就受到了许先生的启发,运用了统计社会学的方法。

《形塑中国》的译者杨博感慨,有幸承担《形塑中国》的翻译工作,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感受到许先生学问的严谨、学术影响的持久。

许倬云先生表示,《学术集》归根结底就是希望呈现并追寻中华文明的特质。近年来,西方文明主导下的欧美世界冲突和矛盾愈加激烈,在此等情形下,国人应该更努力地认识和发扬中华文化开放、包容的特点。他还殷切勉励广大年轻朋友,扩大胸襟和视野,努力创造一个太平、安定的世界。

北言

著名文化学者祝勇“微观故宫系列”出新作 解读宋徽宗与《清明上河图》

著名文化学者祝勇“微观故宫系列”新作——《在故宫寻找宋徽宗》和《在故宫解密〈清明上河图〉》新近出版,以故宫美文知名的作家祝勇以独特的“微观史”视角,带领读者走进故宫的收藏宝库,解读千年前的艺术与人生密码。

继2024年热销的《故宫建筑之美》,两部新作以故宫珍藏的书画为切入点,展开跨越千年的文化探索。两本新作虽各自独立,却又巧妙交织:在寻找宋徽宗的故事里,画师张择端是个微不足道的配角;而在解密《清明上河图》时,宋徽宗又退居幕后,成为《清明上河图》流转过程中的背景。两条看似平行的叙事线索,最终编织出一幅完整的宋代文化图景。

解读一个皇帝的笔墨江山

宋徽宗赵佶,这位被后人称为“诸事皆能,独不能为君”的宋朝皇帝,是《在故宫寻找宋徽宗》的主角。通过解读故宫收藏的宋徽宗传世名作,祝勇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:宋徽宗的创作充满了“包装”的动机。

他通过《雪江归棹图》来宣示天下归于一统(“棹”音同“赵”),通过《听琴图》来塑造自己的风雅文人形象,通过《文会图》来标榜朝廷人才云集的成就,又通过《瑞鹤图》《祥龙石图》来描绘祥瑞和顺的政治图景……山水、人物、花鸟,诸种绘画形式,都被他赋予了鲜明的政治隐喻功能,共同构建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,也构建出理想化的王朝形象。在宋徽宗手里,绘画的纪实功能与隐喻功能达成了完美的统一。

书中,祝勇努力追求一种更自由的表达,侧重于对宋徽宗艺术世界的探寻——正是这种艺术与命运的交织,让宋徽宗成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。他在书中指出,宋徽宗的艺术生涯与他的命运起伏紧密相连:没有他好大喜功的性格、对祥瑞的痴迷,就不会有《瑞鹤图》《祥龙石图》这些旷世之作;没有他对奢靡生活的追求,就不会有那些精美的花鸟画;没有“北狩”的经历,也不会有他晚年凄美婉约的诗词。但这位54岁便客死他乡的帝王,最终未能用艺术挽救自己的王朝,他的幸与不幸,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,也都成了他艺术世界的一部分。

破解《清明上河图》背后的无数秘密

《在故宫寻找宋徽宗》是对一位皇帝艺术世界的探寻,《在故宫解密〈清明上河图〉》则是对一幅传世名画的深度解读。

世传以《清明上河图》为名的画卷有40余本,真本只有一卷,就是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卷。祝勇试图通过本书破解这幅画卷背后隐藏着的无数谜团。画中的舟楫往来、商贩云集,究竟是盛世繁华,还是危机前兆……他带读者跟随张择端的笔触,深入汴京的大街小巷,深入这幅传世名画创作背后的故事,同时也为我们解读一座古代都市乃至那个时代的政治、文化与社会风貌。

祝勇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:这幅画并非通常所认为的仅仅描绘“清明时节”,而是融合了春夏秋冬四时的景象。祝勇通过对

画卷细节的分析,结合古代中国的“循环时间观”,将《清明上河图》解读为一卷容纳了冬、春、夏三季的景象,并依此推断缺失的部分,当为秋景。作者认为:“《清明上河图》是一部容纳了春夏秋冬四时(古人不说‘四季’,只说‘四时’)的画卷,有如《诗经》里的《七月》诗,‘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……’伴随着时令季节的推进,排出出入世间的沧桑与繁华。”“假若我们把《清明上河图》卷首和(已消失的)卷尾连接起来,就会形成一个闭环,像一圈完整的年轮,让汴京城的春夏秋冬运转轮回,永无止境。”

关于此图的绘制时间,祝勇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。学界通常认定它绘制于宋徽宗时期,但祝勇认为: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风格与宋徽宗的喜好不符,作者更不大可能以它来进呈给皇帝,向他进谏。从绘画的风格与时代背景来看,它大概率是产生于宋神宗年代并进入内府,同时与王安石变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到了宋徽宗时期,宋徽宗把它赏赐给了对自己登上皇位有恩的向氏家族,从而由内府流入民间,这才开启了这幅旷世之作在人间的传奇旅程。

路艳霞



■人物名片

祝勇,作家、纪录片导演,艺术学博士,祖籍山东菏泽,1968年出生于辽宁沈阳。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,国家社科重大项目“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”子课题“故宫文物南迁记忆再现与重构”负责人,中国人权理事会理事。

■人物名片

苏童,作家,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。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,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,其作品《妻妾成群》《红粉》等先后被改编成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《红粉》等影视作品。短篇小说《茨菰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,长篇小说《河岸》获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,第八届华语传媒杰出作家奖,长篇小说《黄雀记》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。

■人物名片

许倬云,1930年生,江苏无锡人。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休讲座教授,台湾“中研院”院士。1962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,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、匹兹堡大学,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、夏威夷大学、杜克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、南京大学讲座教授,被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、台湾政治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。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社荣荣誉会士,2004年获美国亚洲学会“杰出贡献奖”,2017年获台湾大学“人文艺术杰出校友奖”,2020年获“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”,2023年获“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”。

■人物名片

石一枫,男,1979年生于北京,现居北京;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,文学硕士。2016年6月25日,石一枫的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获得“首届海峡两岸新锐作家好书评选”十部作品之一。2018年5月6日,荣获第五届冯牧文学奖。2018年8月11日,石一枫的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。现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石一枫新作《一日顶流》： 书写流量时代的万象人间

鲁迅文学奖、年度中国好书得主石一枫最新长篇小说《一日顶流》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该作以硬核现实主义,书写当代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。

书写新题材像猜谜一样

《一日顶流》讲述一个普通人意外成为“顶流”,通过个人的精彩故事,勾连中国互联网生活的前世今生,以及两代人命运的兜转起伏。虚拟世界如何改变现实?互联网如何成就人也摧毁人?今天当流量成为“天罗地网”,我们能否破网而出?这部小说以石一枫标志性的笔法,写出当下时代流量带来的集体焦虑和精神困境,它既好看,又有生活质感,耐人寻味,是一部真正具有时代体温的作品。

“70后”代表作家石一枫,近年不断自觉探索新主题,捕捉新的时代经验,激发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活力。从关注监控技术的《地球之眼》,到聚焦电竞青年人生际遇的《人魂枪》,再到思索网络流量与自我价值间关系的《一日顶流》,石一枫一以贯之地挖掘时代最前沿的变革性话题,通过书写科技手段的更新,构建起数字智能时代的万象人间。

评论家孟繁华曾说:“看到石一枫就看到了当下文学的最新景观。”作家邱华栋也在现场谈道:“这是一种能力,一个作家能把早晨发生的事到晚上就提炼出来写成小说,而且正面强攻地写现实,这种能力在当代作家家里并不多。”

石一枫回应了书写新题材、新生活的话题:“正是因为新的事物我们还没法做判断、下结论,这种小说写起来有时候像猜谜一样,有种一言难

尽的创作乐趣。”

重新确定什么是“人”

谈及《一日顶流》的创作缘起,石一枫表示: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有很多的身份,而近几年又多了一个重要的新身份,就是网络身份。比如你有网名,有‘人设’,有‘赛道’,再比如网络身份也有不同的地位,比如你有多少粉丝,多少流量,多大影响力。这是附加在当代中国人身上的另一重新身份,也是新生活、新事物。”

流量与人工智能时代,我们面临许多新问题,网络时代的人之为人、相处与自处,是对谈嘉宾关注的焦点。作家李洱认为:“这部小说重新思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,就是什么是人的问题。在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中,我们是在人和自然、人和动物的关系当中确定什么是人。而现在,人要跟机器和AI相比,我们在这个关系中重新确定什么是人。”对此,李洱指出:“《一日顶流》探讨的是在这个时代人的位置,人如何重新建立各种各样新型的关系。”

评论家刘大先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理解这部作品,他说:“这部小说其实讲的是一个新时代NPC(非游戏玩家)的故事。主人公就是正常的普通人,作为一个NPC,他有朝一日突然成了顶流,他要怎样去过自己的生活?小说由此获得了更复杂的意味。”

让主人公在大地上“流浪”

评论家李敬泽评价石一枫的小说时曾说:“小说就该是一次事件、一场危机,是你没想到的东西突然水落石出、白刃相见,由此,小说成为了震惊和冒险、觉悟和召唤。”对石一枫和

他的人物来说,《一日顶流》就是一次冒险的旅程。

当石一枫一步步把主人公推到“顶流”的位置后,他的嬉笑怒骂、不拘一格的后现代式叙述风格就得到了淋漓尽致发挥,演绎出了一场逃避传奇,然而他也明白,逃避并不能解决时代的问题。

于是,石一枫让逃避到孤岛上的主人公开启了寻觅之旅,在这条路径上,我们看到了数字化的巨大威力。石一枫表示,让主人公在大地上“流浪”,去经历各式现实,源于他对好兵帅克一类文学人物的喜爱。

石一枫希望自己的小说写得“好看”。在他这里,好看是好小说的前提之一,而他讲故事的能力,独树一帜的文风,赢得了众多读者青睐,也成为影视改编的热门。据悉,石一枫长篇小说《借命而生》改编的同名影视剧本周在爱奇艺“迷雾剧场”上线,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等长篇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也在策划和拍摄中。

京艳



苏童最新长篇小说《好天气》： 用重新发酵的记忆回望1970年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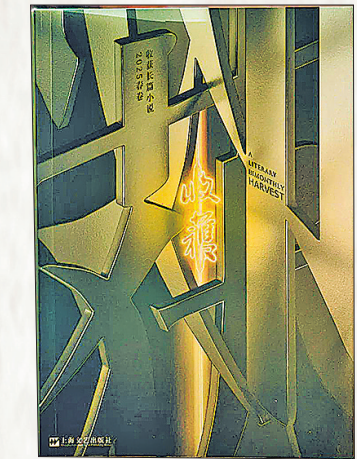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苏童最新长篇小说《好天气》聚焦江南城乡接合部“咸水塘”,有百余个环环相扣的故事,写人与人、人与时代的深度纠缠。“读者不喜欢,我也有点忐忑,但就像船远去,你不能驾驶,也无法控制。”

小说里的“咸水塘”,隔开城与乡两个界限分明的世界,一边是塘西村,世代以殡葬业为生,一边是塘东街道,属于城市。两边同样叫作“招娣”的两位母亲,因一口“我祖母”定制却终未享用的棺材相识,又在同一天同一家人医院分别产子,展开宿命般恩怨纠结的旅途。“本来命名为《咸水塘史》,但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听,都表示对‘塘’没啥概念。我很在乎年轻一代的审美直觉。后来有学生建议,索性叫《好天气》。这个名字更具弹性,解释空间大,就连做文创也有亮点。”

综合考量的层面多了,苏童直言写作中途停止过,“不断修改我的企图和野心,压缩,做减法,直到我又有了信心,可以把它写完。”他谈到,写《好天气》的整个心路历程,变得越来越漫长——“一开始以为是365里路,写到一半发现是3650里,写着写着3650里还不止,是36500里。”

最终,100万字压缩至46万字。原本想写当代版“聊斋志异”,最终“只保留了一个鬼魂”。“现实生活中不信鬼魂,但不相信的东西有种迷人的魅惑,用文字去探索超现实的東西会变得格外抒情。”《好天气》的基调是一部献给郊区的作品,“超现实”往往也意味着“特别写实”。“我就是苏州近郊长大的孩子,笔下白天气黑天气、各种人物角色、郊区生活日常都是亲历的现实。”他如数家珍,小时候住在苏州城门外一条街,街道、工厂、农田交错,半径几百米,就是所有的生活环境。苏州城北一带被炭黑厂、水泥厂、硫酸厂包围,每种工业气味渗透在日常呼吸之中。“白天气”要到屋顶清扫水泥灰,“黑天气”则赶紧清除附在屋面上的炭黑粉尘。

《好天气》写郊区的兴旺和消失,几乎呈对称式——塘东与塘西,两个“招娣”互为镜像,城与乡,黑与白,生与死,种种对仗与矛盾。借着灵异视角,苏童用重新发酵的记忆回望1970年代。“小说的语调,和以往有了明显差异。”他用乐器形容,过去写的不少短篇,更接近西洋乐器,如钢琴、小号、圆号等,“但《好天气》大量调用民乐



器,唢呐、二胡、笛子、箫等盘旋字里行间。写到部分情节时,回响着唢呐的余音。”他顿了顿,“语调关乎美学,而审美是一种固执,其实是一种坚持。”

两个“招娣”,带着明显时代印记,似乎透着长期的性别失衡,名字背后可有玄机?苏童有两个姐姐,从小在“女人堆”里成长,“传统姐弟关系中,有时姐姐不被重视。小说带有为‘她’正名的私心。有时自问,会不会写得太狠了?再转念一想,狠就狠点吧,为所有‘招娣’出一口气。”

许阳